

海陵王

唐
湜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 陵 王

唐 湜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75 插页 4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4500册

书号：10100·410 定价：0.58 元

前 记

诵陈王之明月兮

忆楚源之故人，

感岁华之驰骤兮

思淹忽之良辰，

白袷凄凉今年将暮，

宝剑未弹兮悲琴心！

这儿这几行是一九七〇年前后题在一束长诗前面的急就章。那时，“四人帮”的恐怖在我们这儿达到了顶点，时常有“风暴”来临，我留在手头的一些诗文与一些剪报几全遭焚毁。一年岁暮，想到又将有“风暴”来临，心里急得什么似的，直惦念几个乡居的友人，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就在一束长诗前题上了这几句。恰好那天中午，惦记着的友人寒超们来了，就把这一束长诗托他们带去收藏。那时候，情景是颇为凄凉的，几乎要象玉溪生那样吟起“凄凉宝剑篇”来。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学习过诗艺；但后来，特别是二十多年前，生活转入了另一条寂寥的轨道，就不能不放下诗笔。可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横行也激怒了我，叫我发愤而起，随手抓住一些素材，如手头残存的几本史书中的一些故事与故乡民间的传说，写起诗来，写了一些历史叙事诗与一些南方风土故事诗，也写了一些抒情的十四行与四行诗。呈献在这儿的就是几朵那样的苍白的花，那二十个

✓

荒芜的年华里开出的几朵迟暮之花，三篇历史传说叙事诗。

该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叫我的长诗连同我这个平凡的人重见天日，获得了解放。为此，我怀着无限感奋的心情，写出了这段平常又并不平凡的经历，来表示对伟大的党的衷心感谢！

唐 湜

1980年1月3日于温州

明月与蛮奴

目 录

明月与蛮奴 (1)

边 城 (17)

海陵王 (33)

晋初文士、豪俊常宴集于洛阳金谷园，爱斗富的豪士石季伦^①就是金谷园的主人。他曾以鹰扬将军、南中郎将领荆州刺史兼南蛮校尉^②，派遣亲信部曲航海经商，劫掠行旅，搜索奇珍异宝。一次，他出巡到合浦^③，在珠崖上远眺着珠海……

鹰扬将军石季伦在危崖上
望着奔腾、汹涌的大海，
海上卷起的巨岩似的大浪，
不禁举起光灿的白玉杯来，

浮了一大白，他问合浦守：
“怎么没见采珠的海女们
在水波上出没？呵，那可就
能给我平添上几分豪兴！”

① 石崇，字季伦，渤海南皮人，为晋元勋石苞次子，以豪富闻名。

② 鹰扬为将军的名号，中郎将原是皇帝侍从“中郎”之长，南、北中郎将则以侍从长出为南、北军事长官。这二者都是荣衔，其实职是荆州刺史，统辖湖南北的行政长官。南蛮校尉则是统护南方少数民族的将领。石崇原在朝为侍中，晋惠帝永熙元年出为荆州刺史。

③ 合浦，汉、晋为郡，以产珠闻名，在今广东、广西沿海交界地区。

“那儿不就是她们，将军？”

战战兢兢的合浦守回答说，

给他指着小沙洲的四近：

“那一带可就是平静无波，

“不象这儿是珠海的窄门，

两边儿有高崖直插入海心，

日夜有雷鼓在海底轰鸣，

叫人怎么能在波涛里藏身？”

石季伦掀长髯放眼一望，

果然，那儿有一些白点子

在浮浮沉沉，香草样随波浪

在海上飘游，扭舞着腰肢；

“好一幅海女采珠图卷呵，

多象海波上开着些白花花！”

他回头对爱姬说：“你的玉笛呢，

明月奴，给我吹一曲《天风》吧！

“叫海上来一阵天上的罡风，

把这些秋日天宇上的浮云，

一股脑儿都吹得干干净净，

叫我们能一眼把大海望尽！”

明月奴把她的玉笛吹起了，
那震颤的笛音高亢、奋激，
在空旷的海天间盘旋、迴折，
象真能吹裂那沉默的岩扉；

呼来阵海上奔骤的天风，
吹散那一天阴沉的卷层云，
叫海天显得更空阔无垠，
那一簇簇翠峰一望无尽！

左右又给他斟满了绿蚁④，
他向两边的僚属们举杯，
“来，来浇浇胸中的块垒，
对着这苍莽的大海一醉！”

仿佛听到了笛声的叫唤，
那些海女们渐浮波而来；
可不敢迫近崖门的奔澜，
只蛰伏在礁石间四散开来；

④ 古人认为酒中泛起绿色的泡沫似蚁，故称酒为绿蚁。白居易有“绿蚁新醅酒”之诗。

“叫她们来，”他吩咐合浦守：
“守公，叫她们献一斛珍珠来，
我这儿有的是金银作赏酬！”
太守一声喏，忙奔向珠海；

一忽儿海女们直奔到崖下，
跪着献上了些夺目的珍珠；
见她们都赤着足，披着发，
石季伦不由得好奇地下瞩：

“叫我们看看她们的珍珠，
叫她们上来！”他对左右说，
一忽儿，海女们踩着白足
上山来，抖下了一身水波；

“叩见将军千岁！”海女们
一行跪下了，石季伦踱着步，
叫她们起来，看她们的掌心，
掌心中闪烁着光芒的小珍珠；

“怎么都是些小的？合浦的
珠海里要没有盈寸的大珍珠，
哪儿能有？”他不禁皱起了
浓黑的眉头，跨开了大步。

“要大珠，得到这儿崖门下，
可您看，这儿的漩涡多怕人，
雷鼓就在这儿的海底下
播起了海上的千里涛声！”

没听完合浦守说的什么，
他俯身向下方的波涛凝望着，
是呵，这翻滚的珠海在唱歌，
在日日夜夜地唱着它的歌！

狂奔的猛虎样大声怒吼着，
巨尾的长鲸样喷薄着水浪，
澎湃的奔涛向崖壑轰击着，
浪花直溅到低垂的海云上！

忽儿巨鲲样张开了大喉咙^⑤，
把挤拥着的浪涛都吞了下去，
海底下就起了阵轰轰隆隆，
象有阵霹雳直轰向了地狱！

石季伦不禁起了阵战慄，

⑤ 鲲，古代传说中的巨鱼，庄子说牠可化为大鹏鸟。

连忙抬起头，凝神向前望，
去瞭望海上的洪波千里，
见不到边涯的苍苍泐泐！

他忽儿回头又浮了一大白，
高举着光灿、晶莹的夜光杯：
“看样儿，在这儿崖下的海，
该会找得到一窝窝大珠贝，

“该会有不少盈寸的大珍珠，
也许还会有盈尺的珊瑚树；
——谁敢下去给我找珍珠，
我给他这白玉的夜光杯照路！”

他睁大了眼望着海女们，
海女们却战慄着不敢吭声；
他回头看自己勇猛的飞骑们，
骑将们也低下头不敢答应；

他不禁勃然，猛把杯一掷，
把玉杯直掷下奔涌的浪涛，
厉声高叫着：“谁不怕死，
给我下海捞玉杯？好——

“我就给一斛珍珠作赐赏！”

可好一忽儿大家都垂下目光，

没有人敢抬头向他看望，

没有人敢望他威猛的眼光，

“我从小采珠，可不怕珠海呢！”

忽儿，响起了个爱娇的声音，

是明月奴，拿一斛珍珠换来的

倾国的爱姬，南国的海美人！

想伸手去拦阻，可他知道

烈火似的明月象咆哮的大海，

而她，他身边又怎么少得了？

哪儿能找到这修长的眉黛？

可他还没想到该怎么好，

明月奴却早甩下了外套，

抓下了一头珠翠，一跃，

拎着剑跃向了千丈的波涛，

海在猛虎样狂暴地怒吼着，

珠海在长鲸样喷薄着水浪，

澎湃的奔涛轰击着崖壁，

浪花直溅到低垂的海云上！

明月奴就象颗明珠落到了
奔涌的波涛上，忽儿珠海
张开黑洞洞的大嘴，吞下了
这光莹的珍珠，合了拢来；

有一片深沉的涛声在轰响，
鼓一样急骤，雷一样激昂，
谁也不敢向海面上观望，
瞅一眼将军虎着的黑脸膛；

石季伦虎着脸说不出话来，
只盯视着半空中飞扬的水雾，
可哪儿有什么飘浮的影儿在，
哪儿有他心爱的耀眼的明珠？

时间仿佛凝结起来了，
一步也不能再向前挪动，
才过去一忽儿，就象过去了
整整一个月，整整一个冬！

“怎么把夜光杯掷给珠海，
又把自己最珍贵的夜明珠
掷给这贪婪无厌的大海？

可是天生我的气，发了怒？”

他嗥叫了一声，欹地拔出剑：

“谁能下珠海救我的明月奴？
呵，我就给这千金之剑，
再添上最耀眼的珍珠一斛！”

哟，这咆哮的海多怕人呵，
就把你这南国霸主的金冠
抛下去，也没人敢去捞取哪！
谁敢跟无底的涡流去周旋？

谁敢想下大海的深心捞回
一颗哪怕是最光亮的珍珠？
海底下不是有蛟龙在守卫？
谁敢去漩涡里刺水底的猛虎？

可忽儿闪出个巨伟的黑影，
“我能，将军，你麾下的蛮奴！”
他接过将军的宝剑，一扑腾，
箭似的射向了那海底的虎窟；

射入了大海起伏着的胸怀，
没入了大海旋转着的波心；

而海，还一样在汹涌、澎湃，
还一样飞腾着雷似的涛声……

可忽儿，海上起了阵咆哮，
漩流里现出了个黑黑的深谷，
深谷里跃出头长长的青蛟，
有两支宝剑忽箭似的射出；

怕人的青蛟在涡流里旋转着，
两条光闪闪的剑光也紧跟着
在盘旋，忽儿一支剑不见了，
欻然在飞旋的水波里沉没了！

将军的心呵，也跟着一沉，
他霎时傻了眼，紧拧着眉心，
想弯弓去射穿腾起的蛟身，
又怕射不中，倒伤了自己人！

忽儿，青蛟的腹下出现了
一片闪电，随着，有红雨
喷上了半天，水波里钻出了
高大的蛮奴，象一条黑鳗鱼！

他一剑剖开了青蛟的腹，

又一剑斩下了青蛟的头，
与明月奴踏着波涛上浮，
牵着她那举起玉杯的手；

转眼间明月奴献上了玉杯，
杯中闪动着盈寸的大珍珠；
“凭玉杯的光，我找到了珠贝，
却引来了长蛟，海中的猛虎！

“若没有蛮奴飞剑来刺蛟，
我怎么能回到这儿来见你？”
“蛮奴，干了这杯酒，好，
我心爱的宝剑这就归了你！”

石季伦亲自给玉杯斟满了
芳香的绿蚁酒，递给蛮奴；
“再给你一斛好珍珠，为了
你救了我的明珠：明月奴！”

“将军，我不要您的宝剑，
更不稀罕您一斛好珍珠，”
黑蛮奴接了酒，睁大了眼，
“我要的是您这一颗夜明珠！”